

剝削

陳小瑜

記得小學一、二年級的時候，每天還是由媽媽帶我上學。途中經過市場，必會看見一位老婆婆，在太陽傘下剝荳芽和削馬蹄皮。她總是拿著小刀，目不轉睛地在快快的剝、細細的削。到媽媽下班來接我放學回家，我仍見她在黃昏夕照裏揮動小刀的長影。在太陽傘下，那個安靜的世界裏，每天她都進行著這種不見血的「剝削」。一次上學途中，我問媽媽：「她這麼老，為何不學嫵嫵般，留在家裏看電視？下午的日光猛，坐在這裏工作太辛苦了。」媽媽撥一撥我額前的髮，然後對我說：「她工作可能是為了幫補家庭的開支。為家人付出，是不覺辛苦的。」當時年紀小，聽過媽媽的話，我仍是露出不解的神情。媽媽說：「現在你年紀還小，待將來長大了，自然就明白我的話了。」事隔十多年，當天媽媽的話，我還記得。現在的我亦當然明白其中的意思，因為媽媽以她的一生解釋了這段話。

媽媽的大半生，都是以愛為刀，剝削自己來貢獻我們的家。

媽媽的外表並不漂亮：個子矮小枯瘦，鼻樑不高；她的學歷很低，見識不多，又不機靈。可是，媽媽的勤和儉，在親朋中，是出了名的。爺爺嫵嫵也時常對這位媳婦讚不絕口。

印象中，媽媽沒有為自己添置過一件名貴的衣服和首飾，一向都是淡裝素服；她亦不喜搓麻將，鄰家的太太們時常嚷著要她一起搓幾圈，但她總是婉轉推辭。她，好像是沒有娛樂的。如果硬要說她有的話，亦只是每天晚飯時

候，跟爸爸、我共聚天倫談笑甚歡的那一時兩刻。不過，吃飯時，媽媽總是不吃當日的新鮮菜，她只吃為自己特備一格的隔夜菜（我和爸爸曾懷疑過可能媽媽每天也在新鮮的菜餚裏下了慢性毒藥）。我和爸爸對此都曾多次作出強力抗議，但每次她都說：「昨晚的菜還沒有變壞，不吃，多浪費哩！」媽媽就是這樣把錢一點一滴地掙下來，還時常暗自盤算，然後就對爸爸說：「小瑜將來要讀大學，錢多有用得著的地方。」

就是因為媽媽的「自我剝削」，到中學時代，我家漸漸小康起來。可是，媽媽的勤儉仍舊十年一日。

自我懂性以來，媽媽每天都重複著同樣的生活。每天一早送我上學，每次我從她手中接過書包，剛踏進校門，她總把我叫回來，摸摸這裏，摸摸那裏，然後對我說：「記緊不要跟同學仔吵架，留心聽課。去吧。」然後，她就轉身，急急去擠電車到酒樓上班，投身緊張都市的大洪爐中。到下班已是黃昏，但還要帶著一身的灰燼來接我放學。時抱時背的帶著我順道到市場買菜。回家後就立即弄晚飯，晚飯後是洗碗、洗衣服……

小學三年級開始，媽媽再不用帶我上學放學，但就在其他家務上加重了份量。多少個夜晚，當我和爸爸好夢正酣時，她還在弄針線。在我眼中，媽媽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，枯燥乏味；媽媽就像一來往堅尼地城和筲箕灣的電車，只要有一日存在，就得重蹈著同一條路

軌，義無反顧地向前駛著，就像從不覺累似的。

但是，我知道她是十分的累。記得一次夜深，夜歸的我甫踏進家門，就見到她手握著針線斜倚在沙發上睡著了。我駐足看著媽媽日漸凋零的容顏，黑髮已成斑白，乾瘦的手背浮露了幾條暗綠色的粗筋，縱橫交錯，彷彿地圖上的黃河長江。那刹那，我彷彿又看見那位剝荳芽削馬蹄皮的老婆婆。

年月悠悠，媽媽就這樣為家庭為我操了半輩子的辛勞，獻出了一生一世的愛。於是，時間便成了無情的剝削者，以日月為刀，在媽媽的頭上剝下許多許多的黑髮，在媽媽的臉上削下很深很深的坑紋。

不過，無情的剝削者又豈僅歲月。回想年少的我，多少次以衝動為刀，以無禮為刃，向媽媽的心重剝深削，令她絞痛如焚。

中二那年，我談起初戀來。媽媽知道了，怕會影響我的學業，極力勸阻。我不甘示弱，駁起嘴來，三句不到，便厲色地向媽媽衝著一句：「妳這個只懂洗衫煮飯的酒樓女工，憑甚麼跟我講人生道理！」話未說完，媽媽便氣得走進睡房，飲泣起來。年少無知，當時又怎知只要是一句衝口而出的話，一個無禮的眼色，甚至是一個不尊重的表情，都能令媽媽灰心嘆氣，傷心落淚。事過情遷，長大後，每次跟媽媽談及此事，她都只是微微一笑，說：「有嗎？有這樣的事嗎？我真的記不起了。」但我

知道，媽媽當時必是傷心得很，而我的「剝削」亦想必令媽媽深蒙切膚之痛了。

今年，我已大專畢業，但碰著香港經濟衰退，我至今仍在閒賦。所以，媽媽仍舊要到酒樓工作。不同的是，媽媽近年的身體已大不如前。近一月來，深宵時份，常常聽到從隔壁傳來媽媽的咳嗽聲。但願我能早日找到份安穩的工作，好讓媽媽能舒適的安度晚年。